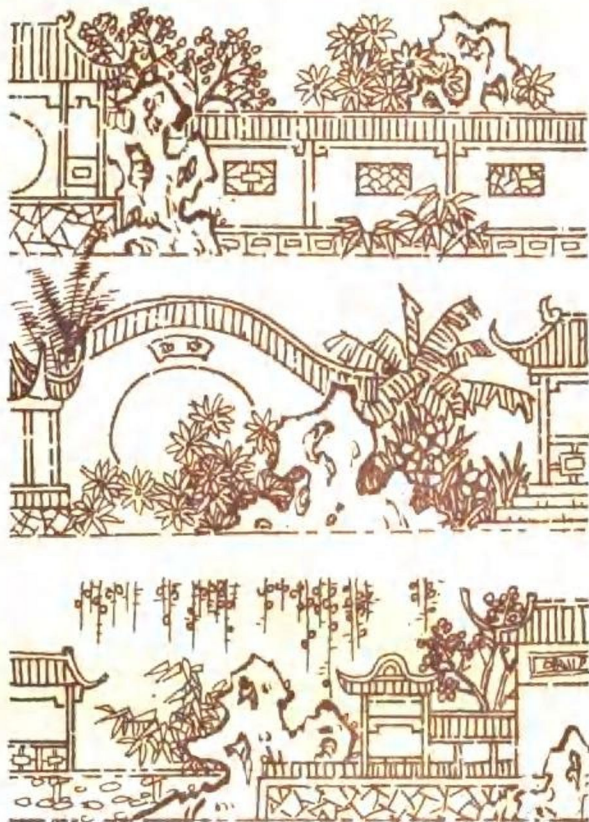




7.411

工楼探秘

冯育栋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红楼探秘

冯育栋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大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5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册

ISBN7—5378—0172—X

I·176 定价：2.90元

序

胡文彬

我与育栋同志是1982年5月在山西省高等院校《红楼梦》学术讨论会期间相识的。记得当时他留给我最深刻难忘的印象，是为人敦厚诚朴和对红学研究中许多问题的精辟见解。会议结束后，我们之间时有书信往还，论红谈曹，结下了深厚的文字缘。

最近，育栋同志把他近年来所写的《红楼梦》研究论文结成一集，题为《红楼探秘》，嘱我写几句话，并把书稿提前寄给了我。我自知未学无文，写不出什么有份量的话来。但我面对着这部厚厚的书稿，欣喜之情又激发我要说几句心里话。我为育栋同志刻苦治红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而祝贺！

《红楼梦》堪称旷世奇书，自问世以来，它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争相传诵，不胫而走。如今，它越过耸山大洋，传布于异国他邦，形成一股举世瞩目的巨大红潮。而栋育同志正是在这股巨大的红潮中涌现出的一位有成就的红学研究者。他的文章闪现着独立思考的火花，自成一

家言，让人读后有所裨益，有所启迪。

《红楼探秘》共收论文20篇，其中11篇红楼人物论格外醒目引人。如首篇文章《红楼中最可悲的人物——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元春》，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大问题：“谁是《红楼梦》中最为可悲的人物呢？”育栋同志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说，不是那人人为她的命运悲伤叹息，为她的遭遇同情落泪的林黛玉；也不是被中山狼虐待而死的贾迎春；更不是含冤负屈而死的晴雯；不是跳了井的金钏儿，上了吊的鸳鸯，一头碰死的司棋，吞金自尽的尤二姐，持剑自刎的尤三姐，等等。我认为《红楼梦》中最为不幸，最感痛苦，最为可悲的人物，却是那个身为贤德贵妃，身居深宫大院而又是在见不得人的去处的贾元春。

“何以见得？”读者可能提出疑问，对此，育栋同志作了这样的回答：

林黛玉可悲，至少她还可以写那自叹薄命的《葬花词》，贾元春敢写吗？尤其林黛玉至少还有一个知冷知热知心的知己贾宝玉，贾元春有吗？……再说迎春受人虐待，还可以随时回到“大观园”和姐妹们述说一番，元春能做到吗？晴雯生前敢于喜笑怒骂，撕扇子发脾气，元春可以这样任性妄为吗？金钏、鸳鸯、司棋、尤氏姊妹死得或刚烈或屈辱，她们都受到人们的赞扬同情，元春死后受到人们的同情敬仰吗？元春生前只有虚名儿，有表面上的荣华富贵。但她却没有自由，不展眉、不幸福，十分孤寂而凄楚；死后又不为人所同情，甚至还要落个

骂名，可见她才是红楼中最可悲的人物。

我自愧对红学研究的诸家大作很少拜读，不敢妄议上述论说是否完美无缺，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可以说育栋同志的看法是不同于那些流俗的陈词滥调的。

在曹雪芹的笔下，皇后贵妃、王公百官、太太小姐、清客小厮、管家仆妇，个个形象分明。但在读者心目中，那些“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丫环们，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那光彩照人的美丽群像和她们悲惨的命运，令人关心，让人同情。特别是这些女孩们不甘奴役，奋力抗争的品格，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楼梦》是艺术的海洋，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育栋同志凭着他丰富的创作经验，敏锐的目光和坚韧不拔的写作毅力，在这“红海”中探寻着每一颗闪光的艺术珍珠。在收入本书的这二十余篇文字里，他不仅探讨了《红楼梦》中人名的命名艺术、小小道具的妙用、匠心独运的误会法、灯谜的作用、天衣无缝的巧合安排和暗写与反语的特殊意义，而且还对十分复杂的脂评和脂砚斋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作者研究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雄厚的治学根底。

育栋同志是从1982年才开始动笔写《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从那时到现在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日子里，他能够完成十几万字的专论，难道有什么秘密和诀窍吗？没有。以我有限的接触和书信往来的观察，我想他在短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主要原因恐怕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喜爱《红楼梦》。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我是一个《红楼梦》爱好者，爱得经常不忍释手，对它百

读不厌。……我读了真不止一百遍，而且每读不仅不厌，反而更加热爱起来。”他还说，“我从十二三岁读起，到今年——1984年都六十三岁了，那一年不通读两遍？即使在监狱中度过的一年，也还是想方设法读了它，这还不够一百遍吗？”是啊，今天的读者、研究者中又有多少人通读百遍《红楼梦》呢？育栋同志能够“百读不厌”，爱之“不忍释手”，我想这正是他在研究中取得成绩的最重要的原因了。其次，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献身学术的精神。据育栋同志在《我的文艺生活》中介绍，他生于1921年，到1982年开始治红的时候已是年过花甲。但他并没有停笔去享清福，而是埋头书案，继续刻苦钻研，勤奋写作，把整个身心投入到红学事业上。这种勤学不倦的治学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第三，他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学写学术论文开头是有一定困难的。但对于一个写过小说、戏剧的育栋同志来说，写几篇古典小说的研究文章，当该不是什么大难事。当今报刊上发表的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虽不乏佳作，但其中炒冷饭者有之，空洞无物者也有之。我在读过《红楼探秘》全部书稿之后，有一个深切地感觉，就是作者写作每一篇文章都是严肃认真的，不是盲目地跟着某些权威学者的成说走，人云亦云地去学舌。他的立论是经过独立思考之后提出来的，体现出他自己的思想和风格。

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育栋同志虽已年过花甲，并在创作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在谈到今后的打算时说过，“我今后的打算，除继续在‘红学’方面写点专论之外，还想把搜集到的

民间故事整理出来。另外，还想写一两个现代戏，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想写篇反映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我衷心祝愿育栋同志在新的一年里实现自己的写作计划，为祖国的文化艺术宝库再献新著！

不揣鄙陋之讥，匆匆写下难于为本书增辉的话，是为序。

1985年孟陬月于京华聚红室

自序

《红楼梦》脍炙人口，人们常以百读不厌来形容它那令人喜爱的程度。“百读不厌”，在修辞学上讲究，可能是夸张的词汇，我却读了真不止一百遍，试想我从十二三岁读起，到1984年都六十三岁了，那一年不通读两遍？即使在监狱中度过的一年，也还是想方设法读了的，这还不够一百遍吗？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提笔写红楼评论文章从1982年才开始，时已年近花甲，在我这样的年龄说来，确实有些为时已晚。“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历史上称赞苏洵年已老大才搞文学，我比苏洵当年大了两倍，当然更有迟暮之感。这时的红学专著已经出版不少。听红学会会长吴组缃先生说：“现在谈红文章太多，看不过来。”言下之意，颇望精简一下。那我还凑这个热闹干什么？但我写了几篇东西，《红楼梦》学刊的同志们看了，认为都还有一定水平，并有独到见解。发表了《关于紫鹃》，后来发表了《莺儿的悲剧》，据说李希凡同志还很赏识，特别是红学会副秘书长胡文彬同志看了几篇，鼓励我出本专集，这就使我的胆子大了起来，把自己这几年写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下，列入这个专集。

为什么谈红文章已经不少，我还要再来饶舌？我虽不敢

说我的作品象王琦赞李贺诗那样，“每首之中皆有不经人道语。”但自信每篇却也有独特见解，并确认是颇“解其中味”的作品。比如谈论尤氏的那篇揭示把真事隐去的评论中，我从各个方面论证了曹雪芹写尤氏与秦氏实是写了一个人。尤氏与贾敬私通，所以“漫言不肖皆荣出，启衅开端实在宁”。后来秦氏又与贾珍有染，以至“淫丧天香楼”便是“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从种种迹象观察，可知秦氏是尤氏的影子，尤氏是秦氏的本象，虚写秦氏而实写尤氏，于是在那太虚幻境的第十一页画册上实际写的是尤氏，而秦氏作为替身。这就使护花主人王希廉及蛟川大某山民姚燮“不解其命意所在”。后来顾颉刚先生在致俞平伯先生的信上，分析了鸳鸯决不会入正册，也说“这点是一桩疑案。”而我现在揭出尤氏真情，既为古人“了解”其命意所在，也为这两位先生侦破这桩疑案了。

上述论尤氏的简述纲要，只是一个例子。其它各篇也都有些不见经传的话，但绝不敢牵强附会，只是在分析探讨客观实际时力求符合曹侯原意，也即力求解得其中味的文章。全书可分三大部分，即“人物论”写了元春、宝钗、宝黛、宝琴、薛蝌与邢岫烟、尤氏、薛姨妈、小红、晴雯以及莺儿和大观园外的男子们。这些有的只是红楼人物的一瞥，有的则是评论《红楼梦》中人物的一生，有的则写了群象。这些文字没有固定的体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另外两部分可谓“外篇”，一部分可以归入艺术论，如命名的艺术、道具的妙用、误会的手法，巧合的安排，暗写与反语的特殊意义等篇，关于探讨脂砚斋与高鹗续书之谜，情僧录小议，及对新版《红楼梦》中关于灯谜校注选用的商

酌文章，则多独抒己见，可谓全新的看法。其中不妥之处必多，更盼专家和读者指正。

这本小书没有什么框框，我想尽量做到前人说过的话不说，或少说；引用前人的话，只在文中说明出处，不另注解。即使引用《红楼梦》中的话，也尽量少引，引用时也只在文中说明出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另作注释。这里声明一句，本书所谈论的《红楼梦》原来是根据1972年北京第9次印刷的由人民出版社1957年根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后来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加以订正。自然，关于灯谜一文则是参照程乙本写成的。这本小书，能与读者见面，是由于出版社的同志们特别是张成德同志审阅帮助收正修饰的结果，谨在这里表示深切的谢意。

1985年

目 录

序.....	胡文彬(1)
自序.....	(1)
《红楼梦》中最可悲的人物	
——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元春.....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两个叛逆者的初逢.....	(15)
扑蝶乎？扑敌乎？	
——薛宝钗阴暗性格的一次大暴露	(24)
好似天外飞来的客人	
——谜一般的人物薛宝琴	(30)
薄命司外好姻缘	
——邢岫烟与薛蝌的婚姻	(41)
贾母身边的女清客	
——略论皇商夫人薛姨妈	(50)
解开“他人不解”的深意	
——尤氏真面目及其他	(61)

一人惊动满天星

——小红在饯花节前后的活动……………(112)

美歌喉唱出了“终身误”

——“莫教枝上啼”的黄莺儿……………(127)

最真挚又最任性的丫环

——专唱反调论晴雯……………(135)

大观园外的污泥浊水

——曹雪芹笔下的须眉男子……………(145)

按头制帽、名如其人

——耐人寻味的命名艺术……………(155)

以物表人、借物喻意

——道具的妙用……………(162)

“求全之毁、不虞之隙”

——匠心独用的误会法……………(167)

事属偶然、却属必然

——合情合理的巧合安排……………(173)

金针暗度、反面铺陈

——暗写与反语的特殊意义……………(178)

突出矛盾的书名

——“情僧录”小议……………(185)

续作中难解之谜

——高鹗续书中的几个问题……………(195)

试论灯谜的作用

——兼谈新版《红楼梦》校注灯谜诸问题

..... (204)

拨开烟云迷雾处

——试论脂砚斋与脂评.....(216)

《红楼梦》中最可悲的人物 ——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元春

谁都知道，《红楼梦》写出一曲封建社会的哀歌，反映了一出人生悲剧，特别是写了“大观园”中一群儿女的悲剧。看贾宝玉梦游的太虚幻境，什么“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尤其金陵十二钗都住在那个“薄命司”里，她们当然都是些红颜薄命的一生最可悲的女儿。那么，或问，谁是《红楼梦》中最为可悲的人物呢？我说，不是那人人为她的命运悲伤叹息，为她的遭遇同情落泪的林黛玉；也不是被中山狼虐待而死的贾迎春；更不是含冤负屈而死的晴雯；不是跳了井的金钏儿；上了吊的鸳鸯；一头碰死的司棋；吞金自尽的尤二姐；持剑自刎的尤三姐等人。《红楼梦》中最为不幸，最感痛苦，最为可悲的人物，却是那个身为贤德贵妃，居处深宫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的贾元春。何以见得？请细设想：林黛玉可悲，至少她还可写那自叹薄命的《葬花词》；贾元春敢写吗？林黛玉至少还有一个知冷知热知心的知己贾宝玉，贾元春有吗？她说错一句话都可能会叫那个丈夫推出午门问斩哩！何况整日也难得见上他一面，要见面还需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哩！再说迎春，她受人虐待，

还可以随时回到“大观园”和姐妹们诉说一番，元春能做到吗？晴雯生前敢于喜笑怒骂，撕扇子发脾气，元春可以这样任性妄为吗？金钏、鸳鸯、司棋、尤氏姊妹死得或刚烈，或屈辱，她们都受到人们的赞叹同情，元春死后受到人们的同情赞扬吗？元春生前只有虚名儿，有表面上的荣华富贵，但她却没有自由，不展眉，不幸福，十分孤寂而凄楚，死后又不为人同情，甚至还落个骂名，可见她才是《红楼梦》中最可悲的人物。

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历代王朝为满足帝王的荒淫，年年都要选世间美女“进贡”，这些少女一进宫门，就如住了监牢，永被幽禁深宫，既不能和家人团聚，又无家庭爱情生活可言。元春深处的那宫中，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寂寞悲苦、幽闭怨旷的地方。只看唐诗三百首中，就有十来篇吟咏宫中痛苦生活的，象李白的《玉阶怨》、白居易的《宫词》、王昌龄的《春宫怨》、《长信怨》、杜荀鹤的《春宫怨》、薛逢的《宫词》、元稹的《行宫》、张佑的《何满子》、《赠内人》等等，或者“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或者“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月影来”，或者“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或者“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这都真切地写出宫中的痛苦生活。而在曹雪芹的笔下，把那痛苦的宫廷生活写得入木三分，更加具体、形象，更为深刻生动了。你看元春归省时见了她的祖母和母亲；元春“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

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到哭个不了，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后来一一见过众人，又不免哭泣一番。”之后且听：

“贾妃再叹道：‘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后来见了贾政，又说：“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最后见了宝玉，抚其头额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你看她在宫中的生活是多么痛苦！见了亲人还多么凄楚欲绝。直到她的死，据高鹗的续书，我们而今看到的百二十回《红楼梦》，是元春忽得暴病，“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宫，见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语。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没眼泪。”这时候连泪都流干，写得她的死也够惨了。但是据对《红楼梦》佚稿的研究，通过脂砚斋等的批语暗示，探明曹雪芹还不是这样写的。原来曹雪芹写的元春之死可能是和杨贵妃一样的结局，就象杨玉环被缢死在马嵬坡那样，她是在宫廷风云变幻中被赐死的。那么她的结局就更惨了。她到死连亲人也见不到一个，而且还是死于非命。这个元春的一生是多么可悲可叹啊！

元春的结局，在《红楼梦》第五回中早唱出来了。看那标题是《恨无常》这就暗示了不是一般的死去。在那曲子里说：“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须要退步抽身早。”这就指出了她的死，贾府原来并不知道，她还告诫他们靠山已倒，及

早引退。看来元春在一场政治斗争变幻的风波中，离开宫中，路远山高被赐死，（这还有演戏时一曲“长生殿”中的“乞巧”可作参证）因她也波及到贾府。这在高鹗续中并没有写出来。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我们再从画册的歌词来看，多少年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各有猜测。以“虎兔相逢大梦归”而论，就有各种说法。一说是皇帝与元春在属相上一个属虎，一个属兔，迷信说法是虎兔相克；另一个说法是续书写出的元春死于寅年与卯年之交。寅为虎，卯为兔，所以这一年死去。再一种说法是元春处在宫中，如兔儿在虎穴，终于忧惧夭亡。我认为这些解释都欠妥。说皇帝与妃子的生肖属象，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说死的时间更没有在书中透露的必要，连这本书反映的时间，著者还要说“无朝代年纪可考”呢！说到“兔入虎穴”虽有投身绝境的意义，但没有解释清楚。我以为这句应作这样的解释：虎即指皇帝，所谓伴君如伴虎便是；元春则如月中玉兔，平时象嫦娥之独处月宫那样寂寞悲苦，一旦得到君王宠信，相逢才选凤藻宫，封了贤德妃。后来就会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遇难了。

连同这诗的前三句，我的解释是：“二十年来辨是非”这说的可能是在宫中的年龄。正如唐诗“《何满子》”所咏“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刻画她“深锁宫中二十年”的是非得失。“榴花开处照宫闱”是说她是贾家自愿“送货上门”的。这可能取典于《北齐书·魏收传》。据说北齐皇帝高延宗与李妃到李宅摆宴，妃子的母亲献了一对石榴，取榴开百子之意来祝贺。这种寓